

九 重 天 阙

网络原名《金枝玉叶》

灯火阑珊◎著

JIU CHONG FENG QUE

一场翻天覆地的背叛，烽烟四起，寒梅雪中尽，
一幕破釜沉舟的筹谋，力挽狂澜，东风万里来，
当纠结心头的爱与恨都随着漫天飘逝的飞雪化作梦一场，
只余下这如画江山，似水东流

起点PK榜首文章，点击过百万
起点上最炙手可热的后宫小说

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九重鳳阙

灯火阑珊·著

JIU CHONG FENG QUE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九重凤阙. 下/灯火阑珊著. —郑州:河南文艺出版社,2007.

12

ISBN 978-7-80623-872-1

I. 九… II. 灯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

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168154 号

九重凤阙. 下/灯火阑珊 著

出版统筹:单占生

策划编辑:邵玲 侯开

责任编辑:俞芸 杨慧君

美术编辑:王井起

责任校对:丁淑芳

出版发行:河南文艺出版社

本社地址:郑州市鑫苑路 18 号鑫苑名家 11 号楼

邮政编码:450011

承印单位:环球印刷(北京)有限公司

经销单位:新华书店

纸张规格:70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

印 张:25

字 数:440000

版 次:2007 年 12 月第 1 版

印 次:200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:ISBN 978-7-80623-872-1

定 价:29.80 元

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

图书如有印装错误,请寄回印厂调换。

目 录



第六重 千山暮雪 前路茫茫

- 第一章 璇玑神医/ 3
- 第二章 平地惊雷/ 12
- 第三章 疑露锁魂/ 19
- 第四章 针锋相对/ 23
- 第五章 干戈玉帛/ 32
- 第六章 异变惊起/ 39
- 第七章 晚春难争/ 45
- 第八章 金戈旧梦/ 55
- 第九章 御驾亲征/ 62
- 第十章 银瓶乍破/ 71
- 第十一章 铁骑突出/ 85

第七重 红尘尽处 玉碎花折

- 第一章 千钧一发/ 97
- 第二章 料峭风寒/ 106
- 第三章 东风难待/ 113
- 第四章 雪冷梅尽/ 121
- 第五章 月迷津渡/ 127
- 第六章 金蝉脱壳/ 136
- 第七章 且辞帝阙/ 144



目

录

第八重 金戈铁马 乱世浮光

- 第一章 门掩黄昏/ 157
- 第二章 远方来客/ 166
- 第三章 月下剖心/ 177
- 第四章 蒹葭苍苍/ 184
- 第五章 斜晖归雁/ 196
- 第六章 苍茫之局/ 202
- 第七章 雾失楼台/ 213
- 第八章 力挽狂澜/ 224
- 第九章 长河落日/ 231

第九重 莲动倾国 九重珠落

- 第一章 冬雪又至/ 239
- 第二章 久别重逢/ 246
- 第三章 玉座珠帘/ 255
- 第四章 冰寒情暖/ 263
- 第五章 夜色迷乱/ 271
- 第六章 金钗委地/ 279
- 第七章 乾坤同醉/ 286
- 第八章 图穷匕见/ 299
- 第九章 似水东流/ 306

尾 声/ 312

番外一 锦瑟五十弦(温弦)/ 315

番外二 东风误/ 329

番外三 雨夜轻寒/ 355

番外四 此花独幽/ 367

番外五 陌上花开/ 381

第六重

千山暮雪

前路茫茫



第一章 璇玑神医

一场纷纷扰扰的比武尘埃落定，大内侍卫统领的职位也无可争议地有了归属，没有人对此提出任何的意见。

慕轻涵刺倪廷宣的那一剑虽然没有伤及要害，但也不是几天之内能够恢复的。倪廷宣暂时卸了他副统领的差事，回家养伤去了。对于倪源父子都告病在家的现状，再联想到倪源为大齐立下的汗马功劳，齐泷心里头也是有一份歉疚的。但这份歉疚也只不过是变成了各种补品赏赐，流水般地进了倪府。

紧接着到来的文举和武举相继成功地完结，让大齐的帝王陷入了新一轮的忙碌，把这些细枝末节统统抛在了脑后。

苏谧伴在他的身边，偶尔也会提一些意见和看法。

这一天，两人正在殿中讨论着几个新科士子的封官问题，高升诺捧着大堆的画卷进来回禀，原来是葛澄明负责绘制的后宫女子的画像都已经完工了。

翻开一卷卷画轴，或秀丽天成，或妩媚多姿，无数佳人翩然纸上，栩栩如生，摇曳生香。

齐泷拿起苏谧的那一幅，仔细端详着，笑道：“谧儿的这一幅真是天姿国色，恍若仙子啊。”

苏谧凑过头去一看，笑道：“皇上还没有看过后宫诸位姐妹的画像呢，可不要这么早就出言夸赞，说不定看了其他姐妹们的画像之后就会觉得谧儿姿色远远不及，到时候可不要再责怪谧儿上不得大台面啊。”

“怎么会呢？”齐泷放下画轴笑道，“这葛鸿也算得上是国手一级的画师了，此人多才多艺，可惜不能为我所用啊。”

前几天，他再一次下旨征召，而葛澄明又一次拒绝了他的好意。看到齐泷的脸上透出抑郁的色彩，苏谧连忙说道：“如今皇上已经招揽了这样多的人才，还嫌不足吗？”说着，转身指着御案上那层层叠叠摞得极高的文书，带着几分嗔意地抱怨道，“如今光是这些人，皇上就已经被累得几天几夜没有睡好觉了，要是再多了，就算皇上体力过人，还能够坚持，臣妾可是要受不了了。”那些都是

今科文武两举的士子资料，这些天来齐泷正忙碌着如何将这些人安置封官。

齐泷笑了起来，道：“说的也是，如今我们大齐良才济济，倒是不缺那一个两个的。”

一边说着，一边看着画卷赞叹道：“谧儿的容姿绝世，难得的是画中竟然还能够将谧儿空灵脱俗、不沾尘世的气质表现出来，只怕比较起那幅传说之中的瑶池仙品也不承多让了。”

“皇上这话臣妾就更加不敢当了，皇上竟然把臣妾的画像同董大家的真迹相提并论，传出去，人家岂不是要笑话臣妾不自量力了。”

“谧儿无须妄自菲薄，董潜光的五美图在世上传闻起来，已经是近乎神仙一般，可是他画中的，不也是世俗的凡人吗？又不会真的是天上的仙子。”

“朕可是金口玉言，既然说谧儿的这一幅图当得，就是当得。”说着说着，兴致上来，齐泷拿着画来到御案前，提笔轻点墨汁，当即在画上写下了“瑶池仙品”四个大字，龙飞凤舞，飘洒有致。

苏谧有几分哭笑不得的感觉。

“先帝曾经立誓要集齐五美图，费尽心力而不可得，如果是用了皇上这样的方法，这五美图可是唾手可得了。”苏谧禁不住打趣道，“要不皇上再请葛先生过来，将那另外的四美也一并补齐了，也算是满足了先帝的一个遗愿。”

听闻了这句玩笑话，齐泷的脸色反而阴郁沉重起来。

“皇上……”苏谧眉头一皱，惊疑地问道，“是臣妾的话不妥吗？”

齐泷摇了摇头道：“不是谧儿的话有所不妥，只是朕忽然想到一件悬而未决的事情，唉，头疼良久了。”

“什么事情让皇上这样的忧虑呢？”苏谧问道。

齐泷沉默了稍许，展颜一笑道：“都过去这么多年了，也不算是什么大秘密了，说与谧儿听也无妨。”

说罢，将手中的画卷放下，问道：“谧儿可是听说过董大家的生平？”

“旧梁时的大才子董潜光天下谁人不知。”苏谧笑道，“董大家不仅是当世无双的才子，书画双绝，文武全才，而且生平风流自赏，放荡不羁，素来被后来的士子狂士所推崇。”

“那你可知道他的出身？”齐泷笑着问道。

“皇上是在考校臣妾呢。”苏谧随即含笑道，“董大家出身高贵，他是旧梁后族董家的直系子弟，是梁国末代正敏皇后的亲弟弟。”

“嗯，他虽然是梁国人士，但是其实朕私底下也常常羡慕钦佩他的风骨啊。”齐泷叹道，“可惜最后还是不得善终。”

二十多年前，齐国攻打梁国的时候，董潜光归国效命，在梁国灭亡之后自



杀殉国了。

“之后，董潜光的五美图就被世人所垂涎，纷纷抢夺寻找。这种狂热的争抢却并不是仅仅因为那些画本身的珍贵和稀有，而是因为一个谣言。”齐泷继续说道。

“谣言？”苏谧疑惑地问道。

“不错，当时梁国灭亡之后，就传出一个谣言来，说梁国灭亡的时候，将国库之中的宝物都收藏在了一个隐秘的地点，而这份宝藏的线索就藏在董潜光的五美图之中。”

苏谧此时的神情看似惊讶，心里头却并未看重这些话。在这个战乱的时候，随时有国家灭亡，也随时有国家兴起，而这种关于宝藏之类的传言也是街头巷尾的人们热衷的谈资之一。走到茶楼酒肆之中，随处可以听见说书人讲述这样的故事，或者某国灭亡之后留下宝藏，某皇子忍辱负重凭借宝藏复国成功，或者某无端被灭的家族留下武功秘笈，背负血仇的后人为家族报仇雪耻。说的是唾沫横飞，听的是津津有味。

苏谧对这种事情根本就是不屑一顾，也不知道是哪个无聊的人编派出这样的谣言来。别的不用说，单是那幅瑶池仙品，其中绘制的人物就是苏谧的母亲，所以那幅画一直是在苏谧的手中，早被她看过不知道多少遍了，每一个细节都没有遗漏，与藏宝图根本扯不上一点关系。

“这种谣言纷纷扰扰地传了几年就自动地平息了，因此对于这件事，世间的人都只以为是国家灭亡之后自然而然的虚幻谣言而已，可是……有一件事情却是不争的事实。”齐泷神色郑重起来，“当年我们大齐的军队攻陷梁国的都城之后，前往国库查看收缴，却发现国库已经被人搬空了，连一个铜板都没有留下。”

“啊！”苏谧禁不住惊讶起来。梁国末代的君主梁顺帝虽然懦弱无能，但却不是奢侈淫逸的君主，梁国的富庶又一向是各国之中首屈一指的，国库竟然会无端空了。

这个谣言难道是空穴来风？！

“那个谣言确实不是无端起浪，根据俘获来的旧梁臣子那里得到的消息，在梁国都城破城之前大约两三个月，董潜光就秘密奉了太后和梁帝的旨意，率领一支车队出城，表面上是运送给养物资，可是离城之后就不知去向了，只余下董潜光在月余之后只身返回。父皇曾经派人多次暗中调查，发现实际上根本没有人接到过那一批给养。而且之前梁国的朝廷里面确实有过迁都北上，以避锋芒的朝议。”

“如果不是倪源当时归降得恰到好处，使得我大齐的援军立刻出关北上，只

怕梁国就能够及时地迁都避开大军了。”

苏谧听得心头震惊莫名，想不到当年还有这样的内幕，原来齐武帝一直追索这几幅图不仅仅是因为好色猎奇的心理，主要是因为这个。

“这件事情先帝深为忧虑，当时就封锁了消息，但是翻遍了整个梁京，也没有找到别的线索，民间又开始流传起这样的谣言，于是先帝对外声称是贪恋这五幅画，暗中命人寻找搜集。”

苏谧摇了摇头，就算是真的有这一份宝藏吧，但是也绝对与这五幅图画没有丝毫的关系，至少与瑶池仙品没有丝毫的关系，这一点她是可以肯定的。

对于这一段事情，齐泷的心中也一直存着芥蒂，从先帝开始，就屡次暗中派人到梁国京城一带搜索，可是二十多年过去了，关于这一批财宝竟然得不到丝毫的消息，按理说董潜光就算是干得再隐秘，他终究也不是神仙啊，还能把东西弄上天不成？必定有迹可寻才对，如今却全无一丝消息。

傍晚的时候，苏谧回到采薇宫，正在卸妆，小禄子提着药包跑了进来。

“去拿一点安神的药材，也要费这么大的工夫，又是偷偷跑去哪里玩耍了吧。”觅青带着几分嗔怪地说道，一边从小禄子的手里接过药包。

“姐姐可千万不要冤枉我啊，”小禄子委屈地喊了起来，“去拿主子用的东西，怎么敢半途上偷跑去玩呢，我小禄子是这么不负责任的人吗？”

“那怎么闹到现在才回来，取个药竟然费了足足一个时辰！难不成太医院搬到宫外去了？”觅红也在一旁数落道。

“太医院倒是没有搬到宫外，只是现在里面太乱了，半天没有个人搭理我，要不是看在我们主子的面子上，只怕现在还在那里等着呢。”小禄子抱怨道。

“太医院那边又出了什么稀罕事儿了不成？”苏谧笑道，一边把手中镶嵌着宝石蓝蝴蝶的翡翠簪子放在一旁，“看你一副猴急的样子。”

“也没有啥大事，”小禄子摸摸头，“就是刚刚从那边领东西的时候听说，又来了一位新的医生。是王家专门请来为太后治病的，听他们说得神神道道的，可不得了了，满院子的太医都忙着围着那一个人请教呢。我挤都挤不进去，平白出了满头大汗。”

“是什么医生，这么重视？”苏谧心不在焉地说着。这些日子，太后的病情越发的严重了，齐泷无论心里头怎么想，面子上的功夫也是要做的，于是下了旨意寻访天下的名医，以尽孝心。

“听他们说的，是什么绝世神医，叫什么璇玑神医，苏末啥的……那个啥来着？”小禄子摸摸头，想着刚刚听过的名字，入耳的时候也没有上心，马上就记不清楚了。



“啪！”一声脆响，苏谧手中的簪子掉落在地上，脆生生的碧玉跌成了两段。

“璇玑神医苏未名！”苏谧的声音都不像是她自己的了。

“对！对！对！就是这个名字，原来主子也听说过啊。”小禄子恍然大悟地说道，一边抬头看苏谧。

呃！主子这是怎么了？不就是一个医生嘛，怎么一副活见了鬼的表情啊？！

※ ※ ※

经过一番修整改建，新建成的慈宁宫更加富丽祥和，园中多移植了新鲜名贵的树木花草，上一次还是烟熏火燎、凄凉惨淡的景象，不过数月之后，就已经是姹紫嫣红、含芳吐艳了。

被烧得焦黑的地方都拆卸丢弃，重新铺上天青色的瓷砖，园中人工挖掘的溪流清澈见底，辗转流过汉白玉的雕栏，在铺陈着雨花石的潭底积聚起来，一派纤尘不染的风姿气度。

齐泂正在慈宁宫的偏殿之中召见那位传说中的神医，苏谧走近殿门口，就闻到一种雅致的药香扑面而来。太后病情日益严重，如今太医院之中最好的几位太医都日夜轮值在慈宁宫的偏殿之中，随时等候传诏。各种补品名药在雕刻着瑞兽祥纹的双足小鼎上熬着。伶俐的小太监在旁边扇着蒲扇，催动着火苗。

不用内监通禀，苏谧掀起珠帘进了偏殿，果然见到齐泂和一个长须飘逸的长者正在对坐谈笑。

皇后也在身边时不时地插上几句，姿态娴雅，只是高华的脸庞黯淡了不少，依稀可见眼睛里有细密的血丝。自从太后病情转重之后，皇后就留在慈宁宫中，衣不解带地精心侍奉，夜以继日。看皇后这副样子，就知道这一次太后的病情不容乐观。

齐泂见到苏谧进来，含笑道：“谧儿也来了，快来见过苏先生。”

看苏谧装饰高华，齐泂对面的人也起身见礼，苏谧不动声色地打量着对方，他是一个身穿皂青色儒士衫的男子，年约四旬多，生得面如冠玉，洒脱不羁，举止之间颇有魏晋气度，颌下三缕长须更加衬托出一派世外隐逸的风范，身后还侍立着一个仆役模样的人，看起来是个学徒，面貌寻常，低眉顺目。

苏谧心中一阵恍惚，义父去世的时候正好三十九岁，气度翩然如谪仙，而且谈吐风趣，笑若熏风。眼前之人与义父确实有一两分相似。义父行走江湖、悬壶济世是在年轻的时候，早在二十年前就退出江湖，与义母一起隐居在皖州翠烟山上，再也不涉世事，只是偶尔为本地的乡间猎户村民治病救助，世间无人知晓，所以也无人见过义父之后的相貌。

凝神看着眼前这个人，苏谧只觉得厌恶透顶，她竭尽全力才能压制住自己的冲动，不至于当场发作揭开这个冒牌货的真面目。他竟然胆敢冒充自己的义父，这实在是触犯了苏谧心中某根难以承受的底线。

保持着优雅的风度，苏谧依礼见过诸人，坐下后含笑问道：“皇上与苏先生在谈论什么？这样好的兴致。”

“正在说着皖州地带的风光山色呢，”齐泂笑道，“苏先生不仅医术高明，见识也是不凡啊。”

“皇上过奖了，不过是在下年轻的时候走过不少地方，见得多了一些而已。”“苏未名”轻捻着长须，潇洒地笑道。

苏谧睫毛稍稍低垂，注视着眼前那一杯盈盈含碧、幽香淡雅的香茗。齐泂和“苏未名”的谈论还在继续，齐泂时不时地说起各色乡间的典故风景，“苏未名”见识也是卓绝，两人兴致颇高。

“听说皖州有翠烟山湖光山色，美不胜收，先生可是知道？”苏谧在一旁插嘴问道。

“哈哈，不巧，老夫前一段时间就是隐居在翠烟山之中的，”“苏未名”笑道，“最近才觉得手脚发痒，耐不住寂寞，于是又入了江湖行走，不想就被定国公发现了行踪。”

“这也是先生与我们的缘分。”皇后含笑说道。

苏谧也掩口轻笑：“太后她老人家病情沉滞，皇上和定国公日夜思虑，忧心如焚，如今先生过来了，正好可以让皇上放心不少呢。苏谧虽然见识浅薄，但是也听说过先生肉白骨、活死人的大德大能，一直钦佩不已。”

“在下不过是通晓一些微末的医术，‘肉白骨，活死人’那是万万不敢声称的，都是江湖上的朋友给在下面子而已。”“苏未名”笑道。

“先生的医术之高明都是有目共睹的，连朕的太医院里几位年老德高的院判都是连声佩服，先生就不必过谦了。”齐泂笑道。

“苏未名”含笑谦虚了几句。

“只要先生能够治好母后的病，必定为先生封官晋爵，扬名于天下。”皇后在一旁诚恳地说道。

“太后的病情已经日久沉痾，不过幸好老夫来得早，还不是积重难返，只要按照老夫的方法使针治疗，再详加调养，必然可以痊愈无碍。”“苏未名”信心十足地说道。

听见“苏未名”说得这么有把握，皇后的脸上禁不住现出喜色，有几分心急地问道：“神医认为，大约多久能够见效呢？”

“这个……”“苏未名”思虑了片刻，道，“老夫有一套秘法正可治疗这种



陈年旧疾，依照太后她老人家的病情来看，如果从现在开始，每天老夫施针治疗大约一个时辰，持续一个月左右。一个月之后，每隔两天施针一次就好。再持续大约一年左右，就可以彻底痊愈了。”

这样长的时间？这个样子，这个家伙岂不是要居住在宫里头了？

苏谧的心中一阵疑惑，原本她以为，这个人不过是个胆大包天的江湖骗子，借着义父的名头来招摇撞骗，谋取一些金银赏赐的，可是刚才齐泷说起来，连太医院的医术高手都对他钦佩有加，那么此人必定是有真材实料的了。只是这样冒充别人入宫是为了什么？如果有把握治好太后的病的话，或者说，他真的是为了治好太后的病而来的话，大可以使用自己的真实身份，反正如今齐泷已经下了旨意从民间征召名医，他如果是为了名利地位，正可以借此时机成名立万。

这样打着别人的名号，必然是别有所图，难道他是王家安排入宫的内部势力，想要在宫中别有图谋？可是如果是王家亲自安排的人，没有必要假借义父的名头吧，应该是越低调越好，这样大张旗鼓只怕过于引人注目了。联想到前些日子在慈宁宫拜年的时候定国夫人的话，只怕是有人借了王家寻找璇玑神医这个沸沸扬扬的因头生事。

看来多半是王家的敌对势力派来的，太后可以说是王家最坚强的靠山了，借着治病的手段将太后顺势除掉，神不知鬼不觉。而且人还是王家招揽来的，到时候王家只能够哑巴吃黄连，有苦说不出。甚至还可以再查出谋害的行为，反过来怪罪到王家头上。

可是刚刚这个“苏未名”的一席关于治疗的话又动摇了这个疑虑，如果是想要除掉太后，没有必要用这么久的时间吧？

难道他是想要留在宫里头！为什么？或者说，他到底是谁派来的？

苏谧心中百思不得其解，皇后已经起身告退，去后殿侍奉太后去了。齐泷和“苏未名”的畅谈依然在继续。

“这么说来，先生对于毒药也是有研究的了。”齐泷笑道。

“毒药，毒药，毒即是药，毒按照本质说起来，也是药材的一种。”“苏未名”带着几分得意地笑道，“精通算不上，但凡这世上存在的毒，老夫还都能知道一二。”

“哦，”齐泷来了兴致，问道，“那么依照先生之见，这个世间最厉害的毒药是什么呢？”

苏谧忍不住抬头看了齐泷一眼，什么时候他对这个感兴趣了？

“苏未名”轻捻长须，声音带着几分兴奋地说道：“如果说起这个世间的毒药嘛，无法笼统地说出哪一种毒药最毒。只能说各有各的妙处，关键还是看要

用在何处，有何种目的，只要用得对了，即便是一碗清茶有时候也会成为最厉害的毒药，用得不对，即便是冠绝天下的奇毒也是毫无用处。”

“请先生赐教。”齐泷孜孜不倦地询问道。

两人侃侃而谈，旁边的苏谧却听得直打哈欠，“苏未名”继续说道：“说到这世间的奇毒，莫过于鹤顶红、七星海棠、牵机等寥寥几种，其中的药性各不相同。但是比较起来，其实天下最毒的毒药莫过于泰天水。”

“先生说的前几样朕倒是知道，不知道这个泰天水是何物呢？”齐泷兴趣盎然地问道。宫廷赐死有罪宫妃的毒酒，就是使用鹤顶红，这几种毒药宫中都是常备，自然是熟悉的。

“苏未名”兴致也上来了，侃侃而谈道：“泰天水是由……由江湖之中一位异人所配置的毒药，传说是由纯水之中提取而出，无色无味，这个世间没有任何手段能够事先检验出来，更加没有任何药材可以将这种毒解开。”

苏谧的嘴角撇了撇，泰天水这种奇毒她也知道。别人也许解不开，但是她却是世间唯一知道解药的。

这种毒药曾经在二十年前风行一时。中了这种毒药的人都会吐血衰竭而死，再加上没有手段能将其事先验出，可以说是暗杀之中极为青睐的手段了。那时候，与义父齐名的毒手神医高渊闻不知道从哪里寻来了这种奇毒，仗之横行天下，无人能解，连义父都为之头疼不已。不过这个高渊闻不久就传闻被仇家追杀击毙，这种无人知道配方的毒药也就很快退出了人们的视线。

只是义父在归隐之后都一直对此耿耿于怀，四处寻找泰天水的来源和解药。直到近十年之后，他才终于发现了泰天水的来历。

世间之人把这种毒药说得玄而又玄，说它是从天然的纯水之中提炼而出，无法可解。其实泰天水之毒是由坐落在南疆的一处寒潭里面的潭水提炼而成，因为在那处寒潭之内毒瘴遍地而且寒气逼人，使得毒气、寒气交织郁积、无法散发，在这样特殊的地域环境之下，经过千年的熏陶凝结，使得毒气侵入水中。

这个世间的一切剧毒之物都有其天生相克的事物。一般毒物出没的十丈之内，定然有其克星。这水潭之中万物都无法靠近，却偏偏有一种琉璃七彩鱼能够生长于其中，这泰天水之毒也就只有生长在其中的这种鱼能够解。这是义父归隐多年之后才参详破解了泰天水的配料，又四处寻找得知的，而且连鱼也带回来一条。可惜那条珍贵的鱼被她挟私报复，给吃掉了。

等等，他说起泰天水，苏谧心中灵光一闪，忽然就想起一个人来。她抬头仔细端详着眼前的“苏未名”。难道是他？虽然传说中他已经被仇家围攻而死，但是世人却一直没有见过他的尸首。

她的心中豁然开朗，也只有他有这个本事冒充自己的义父，并且对毒药有



这样精深的造诣。

此时的“苏未名”依然兴致高昂地与齐泷谈笑风生。

苏谧的心中却是惊疑不定，神色闪烁地打量着眼前的冒牌货。如果真的是他的话……

这时候，“苏未名”身后的那个学徒好像是感觉到了苏谧的目光一样，猛地抬起头来，向苏谧看去。

那眼神凌厉明亮，如同利剑一般，苏谧未曾防备之下竟然被吓了一跳，忍不住向后一晃，险些从座位上跌倒。

待坐稳了身形，再看过去，还是那个低眉顺目的学徒，从模样到神态都是平常至极，垂手恭谨地立在“苏未名”的身后，丝毫不引人注目。

刚刚那只是错觉吗？苏谧都忍不住疑惑起来，只是一瞬间的工夫，什么都来不及确定。

她盯着那个学徒，忽然就生起一种奇异的感觉，胸口的那处旧伤口又隐隐开始作疼……

第二章 平地惊雷

采薇宫附近的未央池畔，碧波荡漾，水光迷离，苏谧坐在湖边一处岩石上，静心赏景沉思。

不一会儿，一个看似扫洒杂役打扮的宫人一边打扫着庭院，逐渐靠近苏谧的身边，眼见四周空无一人，他低声道：“娘娘，已经联络过外面的人了，不是我们的人。”

这个看似平凡无奇的杂役是葛澄明安排在宫中的内线之一。

12

不是南陈的行动?! 苏谧有些吃惊，如今王奢领兵正在与南陈对峙，南陈在这里的潜伏势力派人暗杀太后，挑起齐国的内乱也是合情合理。

而且，那个人，虽然没有任何的证据，那个学徒……苏谧想起在慈宁宫的那恍如利剑般的视线，她就是有这样莫名的直觉，认定了必然是上一次的青衣人。那样他的真实身份应该是南陈诚亲王麾下的温弦啊!

苏谧沉思了片刻又问道：“温弦的去向问了吗?”

“问了，可是温公子一向行踪缥缈，在诚亲王麾下也只是客卿的身份，就算是王爷，有时也找不到他的人，如今行踪更是难以确定。”手下据实禀报道。

究竟是谁派来的? 一种莫名的阴云笼罩上苏谧的心头。

到了六月的天气，京城里面越发炎热起来，齐国国力兴盛之后在城外风景优美的梳清湖畔建筑了行宫别苑，每年夏天皇上都会前往那里的避暑行宫去消夏度日。

今次朝政军务方面虽然事务杂乱繁多，但齐泷还是早早地下了旨意，让内务府收拾行李，准备离宫避暑。

原本随行的人员包括了皇亲国戚和后宫诸妃在内，今年却少了很多。太后长年静心，不喜劳动，所以每年夏天都是在慈宁宫之中度过的，今年病情益发的严重，更加不好挪动了。因为太后的病，皇后贴身服侍，自然也就不能走开。倪贵妃原本要去，可是皇后如今不理事，她打理着后宫的诸般事务，而且还要